

穿越坐烟的文化共振

写在「繁花火柴盒上的锦绣中华」火花展览之际

卢丰

巴金曾言：“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，只要不停止追求，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。”

理想的光辉如何穿透时光的尘雾？榆次文友魏永轩给出的答案，不在案头笔墨争锋，而与先辈精神相契邂逅，去构建当下文化脉络的共振。

乙巳岁末的太原市图书馆，光影在展墙间流转，展开了一场名为“繁花——火柴盒上的锦绣中华”的火花盛典。被称为“微型艺术品”的万枚火花，带着集体记忆的温度，穿透岁月的隔膜，颠覆了世人“火花不过是贴在火柴盒上的小贴纸”的浅薄认知。让这些微小物件获得生命重量的，正是展品的提供者——魏永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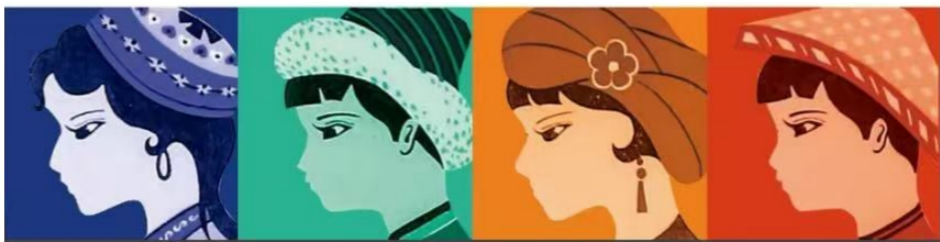
魏永轩不是简单的收藏者，而是时光的解码人，以文化为经纬，将这场宏大的时光叙事，解构为九个逻辑清晰的微观篇章：火花添福、文学经典、龙的故乡、神州大地、体育之光、百花齐放、薪火平遥等，每一个篇章之下，皆是设计精良、沉淀着时代火花的珍品，其中不乏斩获优秀文化设计大奖的佳作，被业界盛赞“艺术设计堪称一流”。

寸许天地，收纳山河万里。这是时光的快镜头浓缩，于精微处窥见万千气象。

凝视那枚印刻着汴京絮语的火花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市井繁华便在眼前铺展。画师将长卷拆解又重组，或取汴河之上舟楫往来的繁忙，或撮市井巷陌烟火鼎盛喧闹。挑担的货郎、驻足的食客，在极小的画幅里依旧鲜活如初——衣袂似在风中飘动，笑语似在耳畔萦绕。棕黄如旧绢的肌理，在纸面上涌动着千年之前的市井烟火，将汴京的富庶与温情，凝练成触手可及的记忆。

再看那片窄小疆域里的水浒魂，一百零八将的传奇被凝练成可触摸的历史刻度。林冲眉宇间仍锁着风雪山神庙的彻骨清寒，武松拳脚间似还带着景阳冈上的虎啸余震。他们的衣袂飘飘，裹挟着永不褪色的刚烈与柔情，让英雄的故事在方寸之间获得永恒。

火花之上，《人民日报》的铅字碎片也前来赴这场历史之约，与影像在方寸间交



织成双重叙事。或为执卷诵读的庄重，或为人群攒动的热烈，或为建筑轮廓的冷峻——仿佛轻轻一翻，便能听见彼时的时代回响。油墨香混着岁月的风，从纸页间悠悠漫出，带着历史的厚重，也是集体记忆的锚点，让远去的岁月有了可感知的质感。

火花深处，更藏着民俗最滚烫的祝福。那枚舞龙的火花，金龙鳞爪在金红底色上翻腾，似能听见锣鼓震响从纸页之下汩汩溢出；孩童嬉戏的图案里，色彩浓得像年画作坊的颜料盘，将“万象更新”“四方作祥”的祝愿，泼成一场视觉的狂欢。憨态可掬的福娃、朱红如春联残片的“福”字，在蓝白边框里洒开年节独有的暖意。这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期盼，是民俗文化最鲜活的注脚，也是文明传承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工业化的生产痕迹与文人画的笔墨精神，在此处完成了一场温柔的相逢。遵义火柴厂的匠人，将马的形象拴进了市井记忆。有的马以写意泼墨绘就，寥寥数笔便见风驰电掣之态；有的马则带着工笔的细腻，鬃毛的丝缕、肌肉的起伏，皆藏着匠人的专注与深情。更有群马在水墨天地中自由驰骋——或鬃毛飞扬如暗夜流火，或四蹄腾空似要挣脱纸页的束缚。火柴本是点亮灶火的凡物，却因这些图案的入驻，成了流动的艺术灵韵，将日常与诗意完美融合，这正是东方美学中“于平凡处见不凡”的至高境界。

我始终以为，收藏的最高境界，不在于私人占有带来的满足，而在于文化传播。这些小小的火花，或许并非惊天动地的传世杰作，却以曼妙的姿态，凝结着文明的碎片、生活的诗意与时光的痕迹。魏永轩收藏从来不止于“得”的喜悦，更在于“舍”的境界，将私人珍藏化为公共的文化盛宴，让沉睡的历史走进大众视野。

2019年，他从贺子纯先生手中承接这批藏品，便搭建属于自己的收藏体系，让每一件藏品都成为文化研究的支点。为理清某类火花背后的历史脉络，他曾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一泡数日；也曾与圈内同好围炉夜话，在观点的碰撞与印证中，触摸日

物背后的温度与故事。时光在这样的追寻中缓缓沉淀，经过两三年的筹划，他终于以公益的姿态，让“过去”走入“当下”，让这些遥远又陌生的火花，重归大众的视野。

魏永轩的文化传播，从未局限于榆次一城。他编织经纬，带着这批火花走进文化场馆——从晋中市博物馆到介休市博物馆，从忻州市图书馆到吕梁市博物馆，从祁县王维美术馆到太谷鑫炳记非遗文化园……太原市图书馆的这场展览，已是他公益巡展的第十二站。每一站都是一次文化的播种，每一次展出都是一场时光的对话。他凭借着晋中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，让文明的火种在不同的时空里传递、蔓延。

触摸魏永轩生活意趣的枝蔓，所见皆是带着深刻人文思考与画面感的瞬间。我与他的相识，源于一个读书群。那些年，我将所见报章文章发至群中，总能收到他真诚的点赞与精准的点评。一来二去，在他的盛情邀请下，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相见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藏着一个浪漫的灵魂，艺术涉猎面广，是个有才情的多面手，国学讲座、作诗、写歌都不在话下，在榆次创办了公益性质的“雨花书屋”。这里不仅是书法、读书、曲艺活动的沙龙聚集地，更蕴含着一股强劲的精神势能，为文化传播与文学爱好者输送优质资源，向着人与小城文化共生的理想秩序奋力围拢。

魏永轩的言谈举止间，始终儒雅有礼、谦和有度。那份文人的傲骨，藏在谦恭的态度之下，如璞玉蕴于石中，不事张扬却自有光华。有时觉得他“单纯幼稚”，但这份“幼稚”在功利的当下格外可贵——那是对文化纯粹的热爱，是不计回报的坚守。他对文化的热爱早已超越个人收藏，延伸到对地方文脉传承的担当。他秉持的雨花书屋，就像一座文化驿站，为小城的文化爱好者提供了交流的平台，也让精神文明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。

世界因记忆而存在，这场火花展所唤醒的，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烟霞。时光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，文明便是河中的航标，纵是再过百年流转，这些方寸之间的星火，依旧会成为跨代际的记忆桥梁。

新年拍新照

安培君

在老家的墙上，那张拍摄于1993年元旦的照片静静地摆放在木制相框的右下角。不到三岁的我裹在鼓囊囊的棉袄棉裤里，头顶红白条纹顶带“兔耳朵”的小帽子，活像只胖乎乎圆滚滚的小兔，身后是太谷孔祥熙宅院西花园砖砌的围墙。

在那年头，照相不是件容易的事。我当然不记得那时的情景，只是长大后才听父亲说起，为了给我照相，他提前好几天去请单位里有照相机的同事，求人家在元旦那天，来约好的地方给我拍照留念。

也是从那年起，元旦给我来一张“外景照”成了我们家不成文的典仪。并非什么隆

重的宣告，只是又一个新年清晨，父亲惦记着带我外出玩一玩，并把又一年“长高高”的我拍下来，留个纪念。

现如今，为孩子拍外景照是许多父母都会做的一件事。然而在30多年前，有几个父母会选择在新年伊始，带孩子拍一张“外景照”呢？长大后，我也是翻看照片才发现，父亲选外景有自己的一套“标准”。1993年元旦去的是孔祥熙宅院，这是一处典型的晋商大院，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；1994年元旦去的则是太谷文庙，一座威严的明代文庙建筑；等我大些了，自己走跑都没问题了，1995年元旦又带我来到了太谷

城外的三多堂，一处占地面积更大、更为闻名的晋商故居。

家乡是著名的晋商故里，父亲就有意带我去家乡这些著名的古建筑游玩，从小在我心里种下热爱家乡的种子。我还依稀记得父亲曾在文庙前，十分耐心地教我认飞檐上蹲着的小兽，只可惜那时的我太小了，转眼便忘，只记得绒线帽盖住了眼睛，照相叔叔让我把它往上拉一拉。现在看着照片，便能想象出当时父亲温柔又认真讲解的模样，还有我懵懂又好奇的神情。那些古建筑的砖一瓦、一梁一柱，都在照片里定格，也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浅浅的印记。

拍照的一刹那，世界会静下来。父亲说“看这里”，我会瞪大眼睛，却不知该看向何方，只知道父亲在的地方才是目光的归宿。

而今，又是一年伊始，那一声声“咔嚓”犹在耳畔，父亲却与我相隔千里。今年元旦，我早早买好了回乡的火车票，在当天为父亲拍照留念，像当年他盼我茁壮成长一样，盼他健康快乐，盼他慢慢变老。

苏泊尔杭州队，希望民生队的小伙子们在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的太行精神影响下，在比赛中不畏强手、顽强拼搏。

在左权，魏卫平是围棋精神的布道者，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人，于革命老区播撒文化火种。

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，他看到朝气蓬勃的学子往来其间，便亲切交流，倾听感受，对基地生机勃勃、蓬勃发展的景象大为赞赏，更沉醉于太行山麓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。而当他在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，面对苍苍群山，积劳成疾，壮志未酬身先逝。其子何龙腾、何世基秉承家父遗愿，四处奔波，多方筹款，积极备料，不料中途二人相继病故，使工程搁浅。之后，何龙腾三子何思忠承前启后，在两岸父老乡亲支持下，广酬善款，精心施工，终于在清乾隆末年建成了这座气势恢宏、结构精良、造型美观、质量上乘的石拱桥。石桥落成，适逢中秋，天遂人愿，两岸百姓无不欢呼雀跃。清嘉庆年间，灵石知县王志瀛纂修《灵石县志》时，正式将“两渡秋晴”列入灵石八景之一。“城北三十里名两渡，石桥蜿蜒，叠水环漪，平洲小艇，见江乡，林梢青峰叠，烟云变幻，每当秋晴雨过，浓翠扑人，觉无限诗情跳跃于斜阳村落间矣。”

感谢先辈，是他们留下了这样一座美丽的桥，更是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。虽然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，秋晴桥失去了昔日的繁华与喧嚣，却依旧安然地伫立在汾水之上，默默守护着这块土地。它以自己的方式，向人们展示着过去，也迎接着未来……

故乡的秋晴桥

吴然



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，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但感觉最美的还是故乡的那座秋晴桥。秋晴桥，横跨汾河之上，在灵石县城城北15公里处的两渡镇，为灵石八景之一。

它是一座石桥，长104米，宽5.4米，高5.7米，通体取霍山黄沙岩筑就，刚劲有力，坚固耐用，既有北方的雄浑大气，又透着江南的温婉清雅。数百年间，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，岿然不动。尽管历史的车轮在桥面上碾出了深深的辙印，但桥两侧116根沙石望柱和115块石板护栏依旧傲然挺立。望柱上的石狮、石猴和各种瓜果造型巧夺天工，栩栩如生，在霞光映照下熠熠生辉。在桥基的上下游方向，皆筑有缓冲作用的三角形石基，石基的条石间以银锭形铸铁铆接。石桥的东西桥头，各端坐着一对石狮，它们静静地目视着前方。

它是一座拱桥，共有大小11孔桥洞，高低各异，每孔桥洞顶部各雕一灵兽，头在北，尾在南，被视为镇水之物。遥想当年，高高的桥面上车水马龙，行人熙熙攘攘，英武的核桃、景家沟的西瓜、新庄的甜瓜、军营坊的小磨香油，以至孝义的柿子、柳林的红枣……各种土特产品从桥上陆续运往小镇，再辗转各地。风雨兼程的商贾从这里走向四方，创造了货通天下的传奇；怀揣梦想的学子从这里赴京赶考，金榜题名，“无何不开科”的佳话传遍朝野。抬眼望去，两渡古镇仿佛一幅淡雅别致的水墨画，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层层叠叠的楼院，形影婆娑的杨柳，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汾水中。桥下波光粼粼，小船悠悠，岸边芳草萋萋，芦花飘飘，不是江南，胜似江南。

它又是一座栈桥，桥西头的引桥由高渐低，直插河中。往年每到夏秋两季，洪水暴涨，河面变宽，引桥就变成了渡口。“河边铁索揽孤舟，来往人喧古渡头。”渡口有一艘木船，长约两丈，宽约9尺，凭借横跨汾河的一根钢丝绳索牵引着木船摆渡，往返于两岸。我在上小学前，曾经随父亲乘船从河东去河西探亲。

它更是一座写满故事的桥，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。古时，汾河水流量很大，长年波涛汹涌，两岸百姓出行受阻，只能望河兴叹，苦不堪言。两渡望族何氏九世祖何博看眼里，急在心头，遂向四里八村发出修桥倡议，无奈年近体弱，积劳成疾，壮志未酬身先逝。其子何龙腾、何世基秉承家父遗愿，四处奔波，多方筹款，积极备料，不料中途二人相继病故，使工程搁浅。之后，何龙腾三子何思忠承前启后，在两岸父老乡亲支持下，广酬善款，精心施工，终于在清乾隆末年建成了这座气势恢宏、结构精良、造型美观、质量上乘的石拱桥。石桥落成，适逢中秋，天遂人愿，两岸百姓无不欢呼雀跃。清嘉庆年间，灵石知县王志瀛纂修《灵石县志》时，正式将“两渡秋晴”列入灵石八景之一。“城北三十里名两渡，石桥蜿蜒，叠水环漪，平洲小艇，见江乡，林梢青峰叠，烟云变幻，每当秋晴雨过，浓翠扑人，觉无限诗情跳跃于斜阳村落间矣。”

黑白棋局映赤心 太行山水寄哀思

张晶

2026年1月14日22时55分，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、“棋圣”聂卫平九段在北京逝世，享年74岁。这位以棋盘为人生舞台的围棋大师，不仅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11连胜铸就民族精神丰碑，更在晚年三次前往左权县，用行动支持革命老区文化建设，为红色文化传承留下深刻印记。

被载入《中国围棋年鉴》，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激励国民自信的标志性事件。自2023年起，聂卫平怀着对革命老区的深厚情谊与推动文化发展的热忱，三次奔赴左权开展调研。他脚步不停，先后深入太行精神培训基地汲取精神养分，在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和总部纪念馆追忆往昔峥嵘岁月、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；走进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泽城片区，感受艺术与自然碰撞出的独特魅力；漫步太行龙泉风景区、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每到一处，他都详细了解左权在文化资源保护传承、开发利用以及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具体情况，并对左权县文旅产业发展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2023年10月10日，2023雅居乐清水湾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民生visia北京队vs山西元工弘奕队左权专场正式开赛。聂卫平来到左权县，并在微博发布：昨天，很高兴带领民生visia北京队来到山西左权参加比赛。左权我早就充满神往，这里因左权将军殉国而更名，因红色精神而闻名，因文化璀璨而扬名。特别是昨晚观看了央视一套播出的在左权录制的《中国民歌盛典》后，更为这里的民歌文化艺术魅力所倾倒。民生visia北京队把围甲联赛主场设在这里，必将在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的太行精神影响下，战无不胜，所向披靡。

2023年12月21日，聂卫平在微博发布：民生visia北京队今天再度把围甲联赛主场设在山西左权，挑战申真谞领军的卫冕冠军

文学副刊 第1051期 刊头题字 冯骥才

